

墨子

帰葉山房石印

墨子卷之十三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三  
1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當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卑辭令函偏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之言非此無可為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太平御覽無大字下同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猝然斷之。卒字異文作猝讀如倉猝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猝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言持刀之人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赦。

百姓

舊作教

非太平御覽引作殺業說文云數古文殺出此今依

改此書觀覽者少故猶存古字如廣雅然也慎勿改亂之孰

孰將受其不祥大

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魯陽文君曰令使魯

謂魯

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

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

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

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

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

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豈不至乎

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

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

鄭人三世殺其父未詳

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

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

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

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

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

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二字舊作多吾一本如此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

其狗豕食糧糧字俗寫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為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可乎

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為

謂

百姓

改此書觀覽者少故猶存古字如廣雅然也慎勿改亂之孰

孰將受其不祥大

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魯陽文君曰令使魯

謂魯

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

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

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

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

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

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豈不至乎

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

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

鄭人三世殺其父未詳

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

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

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

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

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

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二字舊作多吾一本如此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

其狗豕食糧糧字俗寫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為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可乎

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為

謂

如大物  
不見

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若此。舊二字倒一本如此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一本作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為之誅。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誅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未詳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頓字俗寫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古影字只作景。葛洪加彌而明刻淮南子有注云古影字或以此為高誘文則非始于葛洪案道藏本淮南子注無此三字蓋明人妄增耳。今尚書亦有影響字寫者亂之。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己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匡字舊闕。注云太祖廟諱上字蓋宋本如此。今尚而無下比。句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戚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

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為所賞與。

舊作興

為是也。鯀者之恭。

釣字俗寫从魚藝文類聚引作釣業五篇

有鯀字云丁叫切亦作釣餌取魚出此墨書如此類字由後人抄寫以意改為大部出自六朝凡秦以前書傳皆篆簡耳不應有此以相傳既久亦不改也

賜也。賜字一本作魚賜。

餌文類聚作魚

餌鼠以蟲。

餌舊作蚌非據藝文聚類改

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

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

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

子墨子曰。子欲

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溫。

是猶欲耀。耀譬則溫也。

售字正作譬。豈不費哉。魯之

南鄙人有吳慮者。

太平御覽引作吳憲。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

義耳。義耳。馬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

二字舊作義。以意改

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

分人乎。吳慮曰。有。

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

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為得一升粟。籍籍字其不能飽天下之

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緩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

說字當脫

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飢。

白不織而

衣寒句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程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  
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  
不舊脫此字  
一本有而攻不義之國。鼓已下鼓字皆从支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  
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  
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  
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舊作悅  
俗寫字今改正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  
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時吳亡入已越故曰故吳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為  
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  
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  
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  
自比於羣臣。不一本能以封為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  
耀也。舊作耀  
下同以意鈞之耀句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呂氏春秋高義云子  
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有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  
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

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  
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  
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  
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即用此文。義翟亦當為義翟。子墨子

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憲音湛湎。詳文云  
說文云  
慧說也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未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短从豆聲  
讀如祖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有家厚。句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指肺四字  
有誤之為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

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駕古字只作奴一本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此正字餘文作腰者後改亂之耳直兵當心，謂之曰：為王則生，不為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為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為。說文云：遂亡也。从足，象聲。王逸注：楚詞云：遂往也。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為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為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句然而反王。言何不借王之權以殺白公然後反位于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嬖，同嬖。濟，止也。今綽也，樣厚而謫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說文云：靳，當嬖也。从革，斤聲。一本改作勒。非言欲馬行而鞭其前，所以自用，猶使人仕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逆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

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

舊有  
二字

一本無  
自魯南游楚焉。

太平御覽引作公輸般自魯之楚

始為舟戰之器

太平御覽引作具

作為鉤強之備退

者鉤之進者強之

太平御覽引作退則鉤之進則拒之也

量其鉤強之長

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

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

我舟戰有鉤

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

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

弗揣以恭則速狎

舊脫一狎字以意增狎而不親則速

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亦鉤而止

子強而距人亦強

而距予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

木以為鵠

太平御覽引作鵠成而飛之三日不下文選注云案墨子削竹以

為鵠鵠三日不行者彼誤

公輸子自以為

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鵠也不如翟

太平御覽引作匠翟之為車轄太平御覽有也字

劉三寸之木

劉鏗字假音太平御覽引此作豎

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

人謂之拙

韓非子云墨子為木鵠三年而成翟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

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令我為鵠三年成翟一日而敗

患子聞之曰墨子太巧巧為貌拙為鵠與此異也

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

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

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予子與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

史記集解後漢書注文選皆引作般廣韻引作班

為楚造雲梯之械成。

張港列子注云雲梯可以凌虛

將以攻宋。

文選

注引作必取宋三字太平御覽云子云般為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

而至於郢。

文選注引云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

見公輸盤。

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

子墨子聞之起於齊。

呂氏春秋云自魯往是子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

行十日十夜

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

公輸盤不說。

子墨子曰請獻十金一本作千金是

公輸盤曰。請獻十金。

一本作千金是

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

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

吾從北方聞子為梯。

太平御覽引作階

將以

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

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

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

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

太平御覽引作胡不已也

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

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

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

已上十一字舊脫据太平御覽一本亦有舉即與異文耳

鄰有短褐而欲

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

王曰必為竊疾矣

太平御覽作耳

子墨子

之。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予子與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

七字舊脫据此猶文軒之與敝舉也

太平御覽引

輿異文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

太平御覽增滿作盈

江漢之魚鼈鼈鼈為天下富宋所為

無雉兔狐狸者也

太平御覽引

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

說文

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

戰國策云臣以王吏之攻宋王吏蓋三隻之

誤說文云隻古文事戶子作王使太平御覽

作王之為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

已上十一字舊俱脫太平御覽有或當在此

宋無長木此猶攻宋之爲雲梯必取宋

說文

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

太平御覽引有云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巧士作

豈此文已爲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

舊作牒太平御覽引作牒

北堂書抄作牒案作牒者

是也牒省為牒說文云南楚謂禪衣曰牒五篇云牒徒賴切禪衣也牒同又案

陳孔璋為曹洪與文帝書云墨子之守萦帶為垣折箸為械則似以意改用之

盤九設攻城

太平御覽

之引有具字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

之守圉

史記集解引作固一本

有餘

太平御覽引有云今公輸設攻之械墨子設守

之備公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終弗能入於是

乃偃兵輒不攻

宋俱多于此文公輸盤詎

太平御覽引作出

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

文選注引

吾不言有之字

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

文選注引

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

文選注有

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

乃字是

已持臣守圉之器

史記集解引圉作國

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

楚王曰善哉

吾請無攻宋

史記集解云宋城

矣。

文選注引作也

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文與戰國策及戶子略同高誘注呂氏春秋

秋慎大篇引此節文

卷二

卷二

七

墨子卷之十四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舉沅注

備城門第五十二

說文云備慎也。荀具也。經典用備為荀具之字。此二義俱通。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

見論語

諸侯畔殷周之國。

殷盛也。孫云嗣雅云

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以所攻者臨。

一詩傳云臨車也。陸德明音義云韓詩作隆孔穎達正義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

鉤。

二詩傳云鉤鉤梯也。

衝。

三詩傳云衝車也。

說文云轡陷敵車也。高誘注淮南子

又曰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孔穎達詩正義云衝者從

傍衝突之稱。

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

按轡字正字衝假音

梯。

雲梯四案即堙

五一本作湮

案當為壘俗音

加土說文云壘塞也。玉篇云何休曰上城具堙通典云於城外起土為山乘城而上

古謂之土山。今謂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

十同煊孫子云將不勝心忿而蟻附

城往建柱積薪於其柱圍而燒之柱折櫓部城摧

十一太平御覽云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

輶輶大器攻邑有輶輶臨衝城中則有雲梯

飛樓周邊與服襪事曰積溫今之撞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撞之至敵城下說文云輶

通輶云車穹隆輶五篇云輶輶兵車作輶輶輶音相近藝文類聚引孫子又作粉輶

墳墳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輶輶車

十二者柰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栗足。

輶栗言

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

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

盧云此下當有而君用之四字

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

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

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專用之然後可以守也。

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為縣門。

舊脫門字據太平御覽增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為之

兩相如。句門扇。

舊作問扁据下文改數同促令相接

三寸施土扇上。

舊土扇作土扁非通曲守拒法云城門扇及樓堠以泥塗

厚備大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

說文云塹長以力詳垂阮也

為度塹之末為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幕。

舊作幕据下文改孔孔

以意改之間字各為二幕二一

鑿而繫繩長四尺。

已上縣門之法救車火為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為棧

說文云塗之涂樓棚也塗之字升草

俗寫从土本書迎敵祠亦只作涂通曲守拒法云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

持水麻升草盆救之。

一盆也盆植也薄假音字皆鑿半尺一寸一塗弋弋長二尺

說文云見疑間字

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有名一塗水。

說文云塗小口器字省文

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錮。

言周固之環與局音相近以錮此疑行字金若鐵錮之說文云

鑄也此與鎔音同說文云以金有所冒也

門關再重錮之以鐵必堅梳關。

梳字未詳疑作墳

此疑行字金若鐵錮之說文云

文云春秋左氏云北門之管

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

貌疑視字高誘注淮南子云渠漸也業漸同塹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

火之法已上救車城上二步一渠。

渠漸也業漸同塹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

丈辟長六尺二步一答。

漢書注蘇林曰渠答鐵蒺藜也

廣九尺袤

舊作表據前漢書注改

十二尺

前漢書注云晏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程長三尺冠長十二步置連梃

守拒法云連梃如打木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

長斧長椎各一物

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

已上渠項切通典

必射五十步以上

已上木弩之法

木弩通典守拒法云木弩以黃連桑柘為之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消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副

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

必射五十步以上

已上木弩之法

及多為矢節母以竹箭楷趙獲榆可益求齊鐵夫

播以射衛文未詳及櫛櫛已上木

二步積石石重千鈞以上者五百枚

漢後書注引作積石百枚重千鈞以上者舊千作中

母百

盧云疑云母下百脫下字

二步積

疑衡字方

以亢疾犁

此正字漢書注作蒺藜非通典守拒法

璧皆可善方

疑鑄已上積石笠狗

二步積

笠一本作至舊作笠

云敵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敦之

璧皆可善方

方

五百枚狗屍長三尺喪以弔食

喪藏也

刃端堅約弋十步積樽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

文未詳及櫛櫛已上積石笠狗

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

舊脫一竈字据太平御覽增

有鐵鑷

鬻字假音說文云鬻大釜也

一曰

鬻讀若奉方

及持沙母下千石

言母過也

三十步置坐候樓

通典守拒法有云却敵上建堠樓以樓

戒以為湯

已上積石笠狗

出於堞四尺

言母過也

廣三尺廣四尺

當云下

板周三面密傅之夏蓋刃上五

當為周垣之

十步一藉車

疑即巢車巢音相近

藉車必為鐵纂

說文云纂軸也纂假音字

五十步一井屏

當為周垣之

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為關籥守之。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大能傷也。百步一櫓檻。舊从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凡上稱議衰殺之。言稱此而議減其上。又或同貼漢書注如淳曰貼近邊欲墮之意。出城十二尺。百步一井。井十甕。舊作百步再再十甕。據太平御覽增軼疑吻培疑培字也。出城十二尺。百步一井。井十甕。舊作百步再再十甕。據太平御覽增軼疑吻培疑培字也。

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百步一積雜杆。一本作杆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為櫓。

說文云櫓大盾也。

櫓廣四尺。高八尺為衝術。百步為幽牘。

未廣三尺高四尺者。十二百步一

太平御覽引云二百步一大樓去城中二丈五尺

長二丈出樞五尺。

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為使鬪俾倪。說文云陴城上女牆俾倪也。杜預注左傳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為使鬪俾倪。說文云陴城上女牆俾倪也。杜預注左傳

垣也。一云三倉作賴坎。又作埤鞍。

廣三尺。高二尺五寸。陞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廣各六尺。城上

上候樓井櫓檻木樓井

櫓杆櫓幽牘立樓之法

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狸三

尺。省文。去堞五寸。夫

夫字俱未詳疑即扶字所以著手

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

上候樓井櫓檻木樓井

櫓杆櫓幽牘立樓之法

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狸三

尺。省文。去堞五寸。夫

夫兩以意改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狸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中脫一字馬夫。

寒皆待命。若以瓦為坎。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

五舊行一五字

十步一廁。與下同圖。說文云廁也。之廁者見爾雅。不得操。言不得持。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